

III



走出石川老師的影子

如果說，熱烈推動台灣美術的畫友們，已在沈寂的夜空，形成一圈強烈的光環，那李澤藩就是光環外的另一顆明星。

1935年，李澤藩夫婦抱著遠川、惠美，在南寮海水浴場所攝。

1934 ▶ 台陽美術協會成立。

二〇年代，石川先生回日本以後，李澤藩改用寫信的方式向他請教繪畫的問題。另外，和廖繼春、李石樵等畫友，有時也會共同討論、觀摩。

● 李澤藩旅日時，仍苦練素描、準備考試的李石樵，一九三一年終於如願考入東京美校西洋畫科；兩年後，更以一百二十號的巨幅油畫「林本源庭園」入選「帝展」。西畫科畢業後，繼續留在日本鑽研繪畫，並曾多次入選大展。

● 至於較李澤藩年長五歲的廖繼春，作品也曾經多次入選「帝展」。一九二七年從東京美校師範科畢業以後，就回台灣教書。學校雖在南部，他對台北的繪畫活動仍然相當熱心。由於對色彩的感性較強，他的作品傾向野獸主義的畫風。

● 一九三四年，「台陽美術協會」成立。李石樵、廖繼春、和當時西畫方面的幾位中堅畫家，如陳澄波、顏水龍、李梅樹、楊三

郎等人，都是創會成員。「台陽美展」很快的就成為除官方的「台展」以外，本島最大規模的美術盛會。第三屆以後，並巡迴中南部展出，受到觀眾熱情的歡迎。對全島美術風氣的提昇，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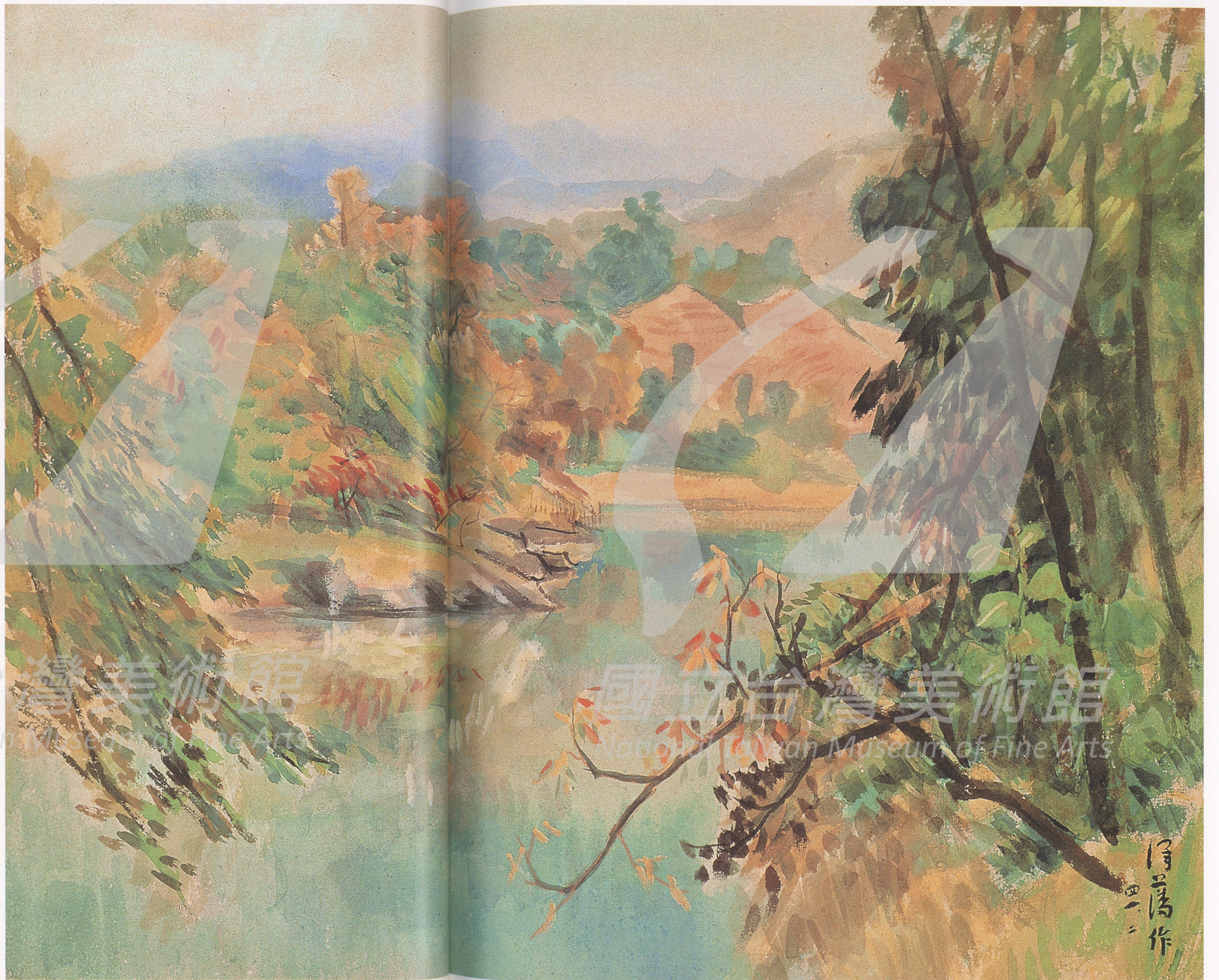
● 相較於畫友們積極的參與美術活動，李澤藩似乎顯得安靜多了。除了參加「台展」，及台灣、日本的「水彩畫會」，李澤藩的繪畫活動大都不出風城，及周遭的桃、竹、苗地區。如果說，熱烈推動台灣美術的畫友們，已在沈寂的夜空，形成一圈強烈的光環，那李澤藩就是光環外的另一顆明星。在光環的映照下，它雖然不算太亮，卻始終不曾改變它的亮度，而盡責的守護著一方的夜空。

台陽美術協會

成立於一九三四年，
簡稱「台陽美協」，
為目前台灣畫壇歷史最
悠久的美術團體，
會員有陳澄波、廖繼春、陳清汾、
顏水龍、李梅樹、李石樵、張萬傳、
陳德旺、洪瑞麟、楊三郎、立石鐵臣等，
除了會員們互相切磋琢磨外，
定期發表更成為美術界的矚目焦點。
逐漸成為官方的台展之外
本島最大的美術盛事，
第三屆以後並在中南部巡迴展出，
對全島美術風氣的提昇具正面意義。



- 1 第三屆台陽台中移動展會員座談會，
前排左二為楊三郎、李梅樹、陳澄波、李石樵，
中排右四為《壓不扁的玫瑰》作者楊達。
- 2 山間淨池 1952·水彩 74×58公分
此圖為李澤藩1953年台陽展參展作品



● 推究起來，應是工作和家庭的負擔，還有自然淡泊的個性，以及受了石川先生以水彩描繪鄉土，並致力美術教育所啟發，所以李澤藩這顆畫壇明星才會始終和熠熠的光環維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吧！

● 到台灣光復之前，李澤藩經過多番的嘗試與摸索，作品已逐漸呈現出自我的風格，而走出石川老師的影子。相較於石川輕快、淡雅的畫風，李澤藩的用色顯得鮮亮明麗，線條、筆觸也較剛硬有力。構圖方面，近景和中景成爲視覺焦點，畫面清晰而穩定。雖少了石川畫中輕靈迷濛之美，卻也自有一股樸拙的趣味。

● 題材方面，也跳脫石川筆下常見的鄉土風光，而代以更深入、更多角度的切入。所以，在李澤藩的筆下，除了桃、竹、苗的鄉野美景，也經常出現包含更多歷史、人文關懷的景物。例如傳統的中國庭

園古老的廟宇、風城的街道、建築，以及各類的鄉土行業等。甚至，原住民淳樸的風土人物開始成爲寫生的對象了。



- 1 舊家
1937
74×54公分
- 2 庭園之春
1939·水彩
71.5×55.5公分
- 3 新竹火車站
1937·水彩
67×50公分
- 4 日據時代新竹火車站
- 5 今之新竹火車站
(1993年攝)



(林茂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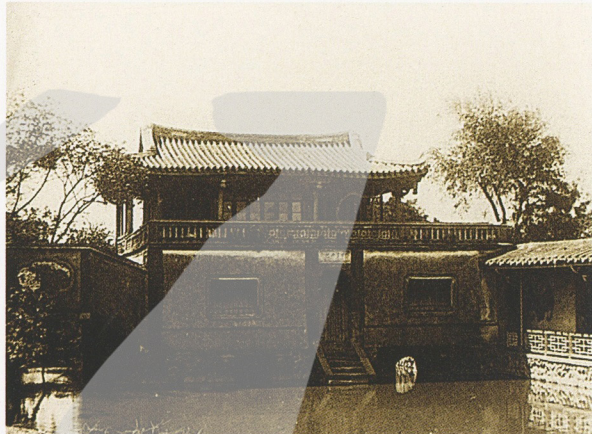


在 題材方面，
李澤藩從優美的田園風光
到生活環境的描寫，
逐漸將取材範圍擴大。
我們可以從他對歷史、
環境、風土民情的描繪，
感受到畫家對家鄉深厚的情感。
他的眼睛總停留在身旁
「令人感動的」、
「值得記錄的」、
「有趣的」事物上，
不需特殊的誘因和理由，
一張張畫紙如同一卷卷底片，
成為珍貴的歷史圖錄。

外媽祖宮廟前
1938·水彩
75×56公分

●其中，對於傳統庭園這個主題，李澤藩似乎特別情有獨鍾。從三〇年代開始，一直到晚年投注大量心力於歷史古蹟系列的八〇年代，他都持續有作品出現。像從「潛園」舊址遷建到松嶺(即客雅山)的「爽吟閣」，據說，李澤藩就畫了二十幾幅之多。

(李乾朗提供)



1



2



3



4

- 1 爽吟閣原貌，右方為花窗迴廊
左方為雙虹橋，池水已漸淤淺。
- 2 潛園後樓
1938·水彩 62.3×56公分
- 3 潛園爽吟閣
1956·水彩 55×40公分
三〇年代之後，以潛園、北郭園為畫題的作品仍持續不斷。繪於五〇年代的此幅作品與三〇年代作品相較，用筆用色都顯得流暢許多。
- 4 潛園住宅內庭
1936·水彩 53×39.5公分
畫中古井旁一對黑鴉似正竊竊私語，竿上則晾晒著衣物，和背景古老的紅色飛簷、綠色花窗形成耐人尋味的今昔之比。

●經常出現於李澤藩畫中的「潛園」、「北郭園」，是十九世紀中葉竹塹城的二大名園，那時候，竹塹城的政經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台北市，是台灣北部淡水廳的「廳治」。不僅市況繁榮，而且文教興盛。一直要到一八七五年以後，台北城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才逐漸取代新竹。

●「潛園」的主人林占梅，當時富甲一方，又急公好義，對詩文、音樂都頗有造詣。位於西門城內的「潛園」是他辭官歸隱後，與友人酬酢吟唱的花園別墅。園內有許多亭台樓閣、迴廊水榭，又有大水池可供泛舟。林占梅在園內栽植白梅、紅梅、綠萼梅等百多種樹木，「潛園探梅」即名列「竹塹八景」之一。另外，由於參與構築庭園的建築師中，有來自大陸的「北京師」，所以園內採用灰色的磚和白色的牆，裝飾的圖案也大都造型簡單，古質樸實，表現出部分北方建築的特色。

林占梅在園內栽植白梅、紅梅、綠萼梅等百多種樹木，「潛園探梅」即名列「竹塹八景」之一。另外，由於參與構築庭園的建築師中，有來自大陸的「北京師」，所以園內採用灰色的磚和白色的牆，裝飾的圖案也大都造型簡單，古質樸實，表現出部分北方建築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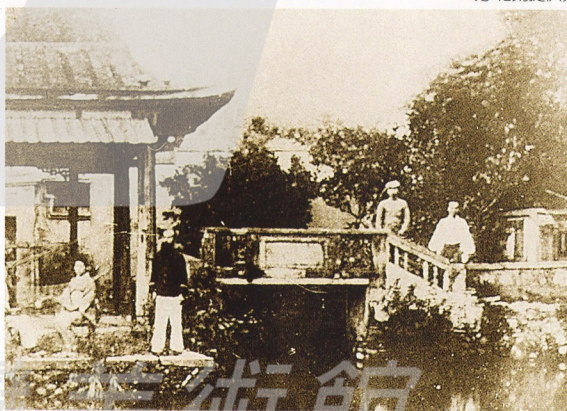
●至於北門城外的「北郭門」，則為「開台進士」(本省第一位進士)鄭用錫所建。北門街一帶，鄭氏族人建有十幾落古色古香的宅第，如進士第、徵士第，及鄭氏家廟等。「北郭園」的位置即在進士第的對面。鄭用錫中了進士以後，因為不會講官話，所以辭官回台。一八五五年落成的「北郭園」，除了作為讀書養性之地，也用來接待南來北往的官吏。從鄭用錫吟詠「北郭園」園內八景的訪客，多少可以想像當年的庭園勝景。

●李澤藩婚後幾年，就住在「潛園」附近，常到園裡寫生。不過，三〇年代的「潛園」和「北郭園」一樣，已經沒落荒蕪，不復往日華彩。據說，這是因為林家、鄭家後代支持抗日活動，引起日本人的不滿。制定「市區改正」計畫時，故意讓大馬路(今天的中山路、中正路)通過「潛園」和「北郭園」。所以，當李澤藩背著畫架，尋訪舊日



(林茂榮攝)

1



(李乾朗提供)

2



3



名園時，已非全貌，而是殘留街頭的分散建築物或庭園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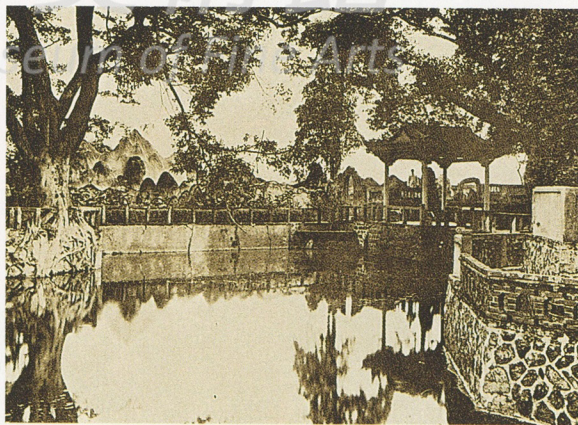
●這段期間，關於「潛園」、「北郭園」的寫生作品很多，如「潛園住宅內庭」、「潛園後樓」、「北郭園客廳」、「郭園小亭」、「庭園之春」等。這些作品大都筆觸堅實，用色濃麗，光影表現深刻。

- 1 在九〇年代的今天，北郭園已經消失，原址變成畫面右下角的菜園。我們只能從僅存的圍牆，追溯當時景況。
- 2 北郭園內挹香亭、渡青橋、澗江小徑。
- 3 北郭園客廳
1935·水彩 67×50公分
- 4 郭園小亭
1938·水彩 67×51公分
在青、藍色系中，巧妙的以橋上女子桃色的洋裝和池面粉色的蓮花，構成穩定的視覺三角關係，且與磚紅色的立體「小亭」遙相呼應，形成畫面上律動性的效果。

●除了新竹的「潛園」、「北郭園」，板橋的「林本源庭園」也是李澤藩喜愛的寫生地。點。「林家花園」建於十九世紀末期，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為慶祝統治台灣四十周年，曾在園內舉行遊園會，開放民衆參觀，盛況空前。李澤藩的一幅「古園小亭」即是當年的作品。

●另外，「舊庭園」則完成於一九三九年。亮麗的畫面上，黑色勾勒的線條扮演著穿針引線的角色。左側「觀稼樓」前的書卷牆，以高低錯落有致的曲線逶迤前行，右側的拱橋、石欄則以弧線圍成海棠形小池。至於畫面中央，則以橫直的粗黑線條勾勒出堅寬的地面和石階，直通到畫面的焦點「三角亭」。「三角亭」的屋頂線，左右以弧線畫出，分別和書卷牆、拱橋的曲線連成一氣。據說，「三角亭」的三個面，分別對著觀稼樓、林家三落大厝，以及可供泛舟遊樂的「榕蔭大池」。

●一九七〇年，李澤藩一幅「林家花園」，取景的角度和這幅「舊庭園」類似。不過，「林家花園」應是記憶懷想的作品。因為光復以後，林家曾開放花園供難民暫住。不料居住者不知珍惜庭園，竟然任意添建、破壞景觀。所以，八〇年代政府開始復建以前，園內有很長一段時期，幾乎淪為廢墟。到處荒煙蔓草，一片破敗景象。一九五七年「板橋花園一角」，是李澤藩從園外遙望「來青閣」周遭的作品。畫面以青藍冷色調為主，似有蒼涼唏噓的畫外之意。



1



2



3



4

1 板橋林家花園之榕蔭大池

2 舊庭園

1939·水彩

3 板橋林家花園一角

1957·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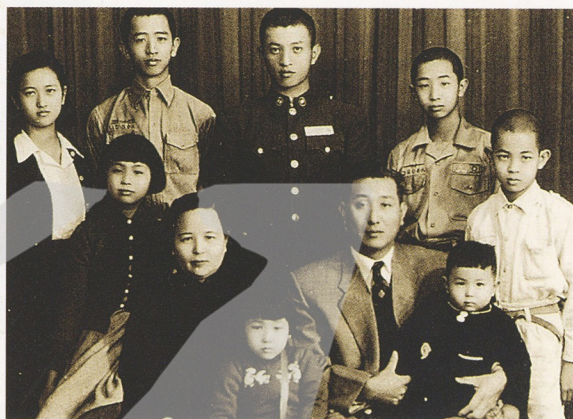
4 林家花園

1970·水彩

在不同的年代裡，李澤藩畫出不同感覺的林家花園。三〇年代的庭園堅固亮麗，五〇年代的庭園蒼涼清冷，七〇年代的庭園則在畫家的憶想中，憑添一股悠遠的情調。

●而李澤藩夫婦從一九三二年老大出生，到台灣光復以前，已育有六個子女。小學老師的待遇雖然比一般人好一點，但食指浩繁，生活還是相當清苦。不過，孩子們的童年，透過李澤藩的一雙巧手，物質匱乏的歲月，雖然沒有芭比娃娃也沒有任天堂，還是充滿了快樂的回憶。

●李澤藩精巧的手藝最讓子女佩服。除了畫畫，李澤藩也自己釘畫框、釘雞籠、編鳥籠，甚至釘天花板、換榻榻米的草蓆等，通通一手包辦。孩子們尤其喜歡圍在爸爸身邊，看他用竹條編雙層鳥籠。下層放餌，上層則裝有機關門。等鳥籠做好之後，他就帶孩子上山捕小鳥。他們常常捕到啼聲悅耳的「黑嘴蕁仔」（即細腰文鳥，又稱尖尾文鳥），養在院子裡，可以賞玩，又可以寫生入畫。李澤藩的竹籃工藝技術高超，作品還一度入選新竹地區的「博覽會」。



李澤藩的全家福站立者右一李遠昌，右二李遠欽，右三李遠川，左二李遠哲，左一李惠美；李澤藩手抱李遠鵬，其妻李蔡配女手抱李季眉，一旁為李芳美。1954年攝。

●每逢元宵節，李澤藩則為孩子們製作走馬燈和花燈，並在燈上塗繪各種吉祥動物，或題上應時的詩句。有時候，他也會為孩子們做「玩具」。一把剪刀，就可以剪摺出各種動物或玩偶。

●另外，孩子們也喜歡和爸爸到客雅溪畔釣魚、寫生。那時，山水明淨，空氣清新。清澈的溪水裡，看不到千年不化的寶特瓶或塑膠袋，只見銀白色的溪哥仔魚成群悠游其間。客雅溪潺潺的流水聲和孩子們無憂的歡笑聲，是李澤藩一筆一畫琢磨出自我風格的伴奏曲。



庭園內科 1946·水彩 58×73.2公分
水缸裏的金魚，角落的竹器，美麗的花草以及著洋裝的小孩，是畫家描繪的對象，也是生活的安慰。